

卷三十四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 曹霑 撰, 清 高頴 續, 清 王希廉 評  
卷 卷三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卷一

第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也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忽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皆我之上我堂堂贊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餘悔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天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第一回

聚珍堂

紅樓夢卷三十四

第三十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嘆氣說道不過爲那些事情問他做甚麼只是下半截疼得狠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畧動一動寶玉便咬着牙叫喫喫喫連忙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潤的傷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

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步地位幸而沒動筋骨儻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着只見了鬟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牀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好些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裏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

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姍羞怯怯竟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矣正想着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出來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

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  
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  
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  
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忙得罪了人你既這樣用心  
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  
樣虧你雖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  
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爲一  
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  
畢因說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  
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

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  
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  
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  
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甚麼口裡說甚麼的人呢襲人因  
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  
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  
寶釵這番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己的疑心更覺比  
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  
着你好生養着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  
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人趕着送出院外說姑娘

倒費心了。次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甚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要想着吃，只管吃。」太太眾人儻或吹到老爺耳躲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着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着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牀上，無奈臂上作痛如針挑刀，一般更熱，如火炙畧。展轉時，禁不住哎喎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兩三個丫鬟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菡走進來了，說忠順府訴拿他之事。一時又是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卻是林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哎喎一聲，仍舊倒了。嘆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來儻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

我這個樣兒是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  
其實是假的你不可真信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  
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  
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  
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嘆一聲  
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爲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  
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  
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  
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  
林黛玉急得跺腳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  
們取笑開心了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  
轉過牀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  
好些了想甚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着薛姨媽又來  
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  
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  
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  
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嬸娘們畧來遲了一  
步二爺睡着了說着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  
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  
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

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便告訴晴雯。麝月秋紋人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坐在涼榻上搖着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說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忙太太有甚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到耽誤了事。王夫人道也沒甚話。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我給

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沈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甚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盃湯喝了兩口只讓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捶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裡。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裡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小半盞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喎喎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几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胡糟蹋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盞水裡只用挑得

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卽忙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糟蹋等不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個寫着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別糟蹋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住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

老爺跟前說了甚麼話你可有聽見這個話沒有你要聽見告訴我我也不少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到沒聽見這話爲二爺霸占着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爲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爲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甚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甚麼事來呢王夫人一問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着襲

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  
我何曾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  
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  
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單弱  
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儻或再有好歹或是  
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  
了他我常常辦着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  
過後來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  
我靠誰呢說着由不得滾下泪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  
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  
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  
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  
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  
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日  
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挂着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  
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  
連踅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忙問道  
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  
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

的心事你有甚麼只管說甚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  
襲人道我也没甚麼別的說我只想着討太太一個示下  
怎麼變個法兒已後竟過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  
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  
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  
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  
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  
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放便由不得  
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俗語說  
的好沒事當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爲無

心中人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  
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  
偏好在我們隊裡鬧儻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  
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甚麼避諱心順了說的  
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編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儻或  
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  
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  
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  
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爲是太太事情  
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同

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爲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還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來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着去了回來正直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

喜不自禁卽令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着黛玉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令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看做甚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做甚麼去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實玉道沒有甚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樣搭趣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撩與晴雯笑道也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

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桿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牀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甚麼晴雯道二爺送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甚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去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

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纏綿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灑閒拋却爲誰

尺幅鮫鯉勞惠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潛

鎮日無心鎮日閒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模糊

腮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祫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合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深一時方上牀睡去猶拿着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原來寶

釱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裁度一半據實竟認准是他說的那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釱在這裡說了幾句閒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爲甚麼薛姨媽正爲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常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粧腔呢

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耽你是個不妨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僕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說是你幹的不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不要耽去他母親又說

他犯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因攬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做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了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爺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門閂來就跑慌得薛姨媽抱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得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

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耽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奈些兒罷媽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媽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薛蟠道你這曾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這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在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只拿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日見了他連姓名還不知就把汗巾子給與他難道這也是我說

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懶我只爲一個寶玉就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你先特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是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前媽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擗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

着薛姨媽哭道：「媽，你聽哥哥說的是甚麼話？」薛蟠見妹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裡。安歛不提，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一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立在花影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着，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取出兩缸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說得半句便咽住，不說寶玉已心感神移，痛亦不覺。此雙真之所以說塵緣未斷，無可奈何，通靈之玉不蔽於鬼，仍蔽於情矣。

寶釵已認定蔣琪一節是薛蟠揚播引秦鍾舊事爲証，既勸寶玉改過，又爲乃兄排眞是光明正大。

寶釵探望送藥堂皇，明正黛玉進房，無人看見。又從後院出去，其鐘情固深於寶釵，而行踪詭密，殊有姪渭之分。

寶釵勸寶玉說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又說

你這樣細心何不在大事上做工夫理正而言直黛玉勸寶玉只說你從此可都改了罷言婉而情深亦迴然各別

借王夫人問賈環話引出襲人一番說話襲人因善於乘機文筆亦不鶻突

賈環搬舌襲人諱而不言省却無數是非  
襲人說黛玉寶釵在山色有無中妙極

黛玉與寶玉段段不避嫌疑密語私言寶釵與寶玉往往正言相勸毫無褻狎二人舉動不同鍾情無異  
襲人雖心欽寶釵而於防閑之處仍相提並及不分

輕重立言得體

黛玉題詩潛泣寶釵勸兄氣哭一是情不自禁一是  
情由人激然總是因寶玉一人而起

黛玉笑寶釵之哭却忘了自己眼腫可謂恕已責人

紅樓夢卷三十五

第三十五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慄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哥並不圓頭一徑去了這裡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